



常青藤 名家名译

亲 | 近 | 文 | 学 | 大 | 师 · 阅 | 读 | 世 | 界 | 经 | 典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我的大学

[苏联] 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 李辉凡 译

这一夜我过得从未有过的快活，真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在半疯狂的愉悦中劳动下去。船舷外波涛滚滚，大雨抽打着甲板，河面上狂风呼啸。在黎明的早雾中，这些半裸着身体、全身湿透了的人不停地奔跑着，叫喊着，笑着，欣赏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常青藤 名家名译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我的大学

【苏联】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
李辉凡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 / (苏) 高尔基著; 李辉凡译.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5

(常青藤名家名译)

ISBN 978-7-5568-0595-2

I. ①我… II. ①高…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苏联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1952 号

我的大学 (苏联) 马克西姆·高尔基 / 著 李辉凡 / 译

责任编辑 杨 华

特约编辑 杨立新

封面设计 王志强 彭 蕾 熊文华 张 璐

策划制作 北京知信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80mm×92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8-0595-2

定 价 14.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5—17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86501056

名家名言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前两部作品《童年》和《在人间》里，作家记录了自己（阿廖沙）童年和少年（四岁至十五岁）的生活历程，而在《我的大学》里则再现了阿廖沙十六岁想到喀山上大学直至二十岁这五年的生活经历。

当时年轻的阿廖沙满怀希望到了喀山，然而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大学的门并没有向他敞开。为了生活，他只好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去打工，做搬运工人：“为了不挨饿，我来到伏尔加河上、码头上，这里容易找到一份能挣十五到二十戈比的活儿。在这里我混在搬运工、流浪汉、混混儿中间。”这个圈子是一个很带刺激性的大染缸。高尔基说：“就我的经历而言，如果我跟他们走在一起，那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出人头地、上大学读书的希望受挫后，我就更想去接近他们。”码头上的职业小偷巴什金就曾劝他去玩女人，去干坏事，但阿廖沙并没有跟他走，没有掉进那个大染缸里去。为什么呢？

据高尔基回忆，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他读了许多好书，是那些书帮助了他，那些“严肃正派的书……唤醒我去追求那种虽然还不大清楚，

却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正是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那些严肃正派的书为年轻的阿廖沙树立了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的坚强意志。二是朋友们的帮助。到喀山后，阿廖沙不仅同流浪汉、混混儿、小偷等混在一起，很快地也同一批贫困的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当时喀山的这批穷学生有许多是民粹派或抱有革命情绪的人，如普列特尼约夫等，他们组织各种秘密集会，各种学习小组，向人民做宣传启蒙工作。

阿廖沙也参加了这些小组的活动。后来又结识了小铺老板捷连科夫，据说他也是民粹派，经常在家里组织秘密会议，而且他还有一个私人图书馆，供大学生们使用。在这里阿廖沙还认识了民粹派的领导人之一罗马斯，并跟随罗马斯到农村去给农民做启蒙教育工作。民粹派宣传博爱，崇拜人民，认为人民就是“智慧、美德、善良的化身”。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启发下，阿廖沙才开始了革命理论的学习。这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

尽管高尔基在写《我的大学》时已经知道了民粹派的错误，但他仍然肯定他当时在民粹派的活动中得到的教益，认为这是对他的革命启蒙教育：“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时起，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高尔基认定，他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我的大学》里，作者特别突出了阿廖沙酷爱学习的崇高品德。他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孩子，手不离书，有空就读书，孜孜不倦，捷连科夫图书馆的书他读遍了，罗马斯的藏书他也看完了，他甚至还读了

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他读了这么多书，但他还是觉得不够，他想上大学，就是想获得更系统的知识。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有幸能读上大学，我甚至甘愿忍受任何拷打。如果有人建议说，‘你去学习吧，但为了让你学习，每星期天我们将在尼古拉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一定会接受。”

正因为他有这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求知精神，所以他读的书要比一般大学生在学校里读的书还要多，他在社会大学里获得的知识比许多大学生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还要丰富。这里，我并不是要贬低或否定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也不是要大家都像高尔基那样去上“社会大学”。今天的青年有上大学的机会和条件，这是你们的幸福。我只是想说明，高尔基虽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由于他有顽强的求知欲望，有孜孜以求、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样可以登上科学的顶峰，同样能为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

《我的大学》是三部曲中的一部，其主题思想与三部曲是一致的，连贯的。一方面表现了作者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即透视俄罗斯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市民的生活方式，考察俄罗斯人落后的文化心理特征；另一方面是展现新一代俄罗斯人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在《我的大学》中依然贯穿着这种中心主题，作者继续以沉重的心情剖析了俄罗斯独特的文化心理积淀：愚昧落后、自私野蛮、因循守旧、好逸恶劳、残无人性等，揭露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和斑斓驳杂的思潮和观点，如反科学、反进化论的言论，所谓“花最少劳动享受最大幸福”的市侩哲学，还有托尔斯泰主义、民粹派的各种理论等等。阿廖沙每天都必须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五花八门的思潮、理论，有的问题他能分辨，有的却

不能，需要经过观察、思考、比较、分析，甚至实践后才能做出判断。

阿廖沙从小就是在这种纷繁复杂的险恶环境中长大的。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畏困难，敢于抗争，走自己的路。“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就感到自己越发坚定，甚至越发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人是在不断地同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李辉凡

2012年9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38
第三章	066
第四章	103
第五章	134
第六章	164

第一章

于是我就到喀山大学去学习了，至少是这样想的。^①

关于上大学的念头是中学生尼古拉·叶甫列伊诺夫提醒我的。他是一位很可爱的青年，美男子，有一双女人般的温柔的眼睛。他跟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他看我手里经常拿着书本，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叶甫列伊诺夫便肯定地说我“对科学有特殊的天分”。

“你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优雅地甩了甩他那像马鬃一样的头发对我说。

我当时不懂，一个家兔居然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甫列伊诺夫却如此友好地向我说明，现在各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青年人。诚然，他也提及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②的一些事迹。叶甫列伊诺夫还对我说，在喀山我可以住在他的家里，过了秋天和冬天，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地应付一些考试（他是说“随便”），就可以得到助学金去上大

① 喀山大学位于喀山市内。高尔基 1884 年秋天来到这里，本来真是想上学，但迫于生活的艰辛，理想终成泡影。不过高尔基虽然没有进喀山大学，却进了更有教益的社会大学。

②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第一位大科学家。

学，再过这么五年，就成为一位“科学家”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而且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中学考试完了就回家去了。过了两个星期，我跟着也走了。

外祖母为我送别时劝我说：“你就别生人家的气了，你老是生气，变得很厉害，很傲慢！你这是向你外祖父学的！可你外祖父又落得个什么下场呢？活了那么久，到头来还不是傻瓜一个。苦命的老头儿！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非议别人，这是魔鬼干的事！好吧，再见了……”

她从栗色的松弛的脸颊上擦掉不多的几滴眼泪后又说：“你这个坐不住的野孩子，现在远走高飞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我可是活不久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离开亲爱的老外祖母，甚至很少去看望她，而现在我才痛切地感受到，我将永远见不到这个骨肉相连、全心照顾我的亲人了。

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伫立在码头边缘上，一只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拿着旧披肩擦着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永不磨灭的爱的闪亮的黑眼睛。

就这样，我在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里，在一幢平房的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这个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窄小、简陋的街道尽头的山丘上，房子的一面墙向着一片发生过火灾的荒地，上面长满稠密的杂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草丛里和接骨木的灌木丛里，耸立着一堆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一个宽敞的地窖，那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这个地窖使我永志不忘，这就是我所上的诸多大学中的一所。

叶甫列伊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一份微薄的抚恤金维



持生活。刚来的头几天，我就看到，这位可怜的矮小的寡妇把从市场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时，她的表情是多么的悲戚忧伤，她面临的难题是：即使不把自己算在内，用这么一小块次等肉又如何能给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做出一顿好饭菜来呢？

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一双灰色的眼睛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温顺的执拗，就像一匹耗尽了全部力气的马拉车上坡，明知拉不动，却依旧在往上拉。

我来了后的第四天早晨，孩子们都还在睡觉，我走进厨房来帮她洗菜，她小声而谨慎地问我：“您到这里来打算干啥？”

“读书，上大学。”

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色皮肤一起往上皱了一下，手指被菜刀割伤了，一边吸吮着手指上的血，一边坐在椅子上，她马上又跳起来，叫了一声：“啊，见鬼……”

她用手绢包扎好被割伤的手指后，称赞我说：“您洗土豆洗得很好。”

“嗨，这还不会！”

于是我就告诉她，过去我在轮船上干过活儿。她问我：“您以为，这样您就能够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还不大懂得幽默。我把她这话当真了，便有条不紊地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并说，只要努力，最终那科学殿堂的大门会向我敞开的。

她慨叹了一声：“唉呀，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正好进厨房里来洗脸，他睡眠惺忪，头发蓬乱，而且照样是乐呵呵的。

“妈妈，包顿饺子吃多好啊！”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我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烹饪技术，便说：“要包饺子，这点肉可是太次、太少了。”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生气了，她冲着我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弄得我两耳充血、满脸通红。她把几根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便离开厨房出去了。尼古拉给我使了个眼色，替他妈妈解释道：“情绪不佳……”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对我说，一般地，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生气，这是女人的天性，好像有位瑞士的有声望的学者做过不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也谈论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乐于教导我，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给我灌输一切对生活必不可少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话。后来我竟把富科^②、拉罗什富科^③和拉罗什查克林^④混为一个人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⑤砍了迪穆里埃^⑥的头，还是相反？这位好青年真心实意地要“让我成人”，他深信不移地承诺要做到这点。可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条件来认真教我。青年人的轻佻和利己主义使他看不见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如何千方百计地操持着家务的。他那位既迟钝又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弟弟就更没有什么感觉了。而我对厨房里的这一套经济和化学的复杂戏法则早已十分精通。我很清楚地知道女主人的那种心机，她每天都得对付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还要喂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

② 富科(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③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道德问题家。

④ 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首领。

⑤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后来成了包税商，被革命法庭判决斩首。

⑥ 迪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1793年背叛革命，投降奥地利。

粗野的浪荡青年。不用说，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开始去找点活儿干，打一清早我就到外面去了，免得留在家里吃饭。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到那块荒地上的地窖里，在那里闻够了死猫死狗的臭味，听着那狂风暴雨式的吼声。这时我才很快地醒悟到，上大学不过是幻想罢了。当初我要是去了波斯，也许更聪明一些，于是我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的魔法家，他发明了一种方法，能使麦粒变得像苹果那么大，土豆长到一普特^①重。总之，我为大地，为这个不仅我一个人被弄得地狱般地走投无路的大地，幻想出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好事情。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多非同寻常的冒险故事和伟大的英雄行为。这对我度过生活中的困难日子很有帮助，因为这种困难的日子实在太多了！我在这种幻想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磨炼。我从不等待外来的帮助，从不期望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坚强了。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就感到自己越发坚定，甚至越发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人是在不断地同其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来到伏尔加河上、码头上，这里容易找到一份能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②的活儿。在这里，我混在搬运工、流浪汉、混混儿中间，感觉到自己像一块生铁被投进了火红的煤火中一样，每天都给我增加了许多尖锐的强烈的印象。在这里，人们在我面前像旋风一样转来转去，有露骨贪婪的人，有生性粗野的人，我喜欢他们对生活采取激愤的态度，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加以敌视和嘲笑，而对自己却持无忧

① 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重量单位，1普特≈16.38千克。

② 沙俄时代开始启用的辅助货币单位，100戈比大约相当于3角人民币。

无虑毫不在乎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亲身的直接感受使我更接近他们了，使我更愿意溶入到他们那带刺激的圈子里去。我过去读过的布莱特·哈特^①的作品和大量“低俗”的小说，这更激起我对这个阶层人民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过去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现在却是一个受尽折磨的肺结核病人，他雄辩地劝导我说：“你怎么像个姑娘似的腼腆呢？难道你害怕失掉贞节吗？对姑娘来说，贞节是她们的全部财产，而对于你呢，只是一副枷锁罢了。公牛倒挺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草料了。”

巴什金一头火红的头发，脸刮得像一个演员，矮小的身体，像小猫一样灵活而柔软。他以一个教导者和保护者的姿态对待我，而我也觉得，他是诚心诚意地希望我能获得成功、得到幸福的。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读过不少好书，尤其喜欢《基督山伯爵》^②。

“这本书里既有目标也有热情。”他说。

他喜欢女色，谈起女人来便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从其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一种痉挛，这种痉挛里有一种病态的东西，令人感到恶心。不过我很留心地听着他说话，我觉得他的话很优美。

“娘儿们，娘儿们！”他唱歌似的说道，黄色的脸皮上泛起了红晕，一双黑眼睛闪着叹赏的亮光，“为了娘儿们我什么都可以去干。女人就像魔鬼一样，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罪孽！再没有什么比跟女人恋爱更美的事了！”

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可以毫不费力地为妓女们编造各种关于不幸爱情的委婉动人的小调。他编出的小调传遍了所有伏尔加的城市。

① 布莱特·哈特（1839—1902），美国作家。

② 《基督山伯爵》，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著名小说。

下面一首流传极广的小调就是他编的：

我长得很丑，家里又穷，
我衣衫褴褛。
对于这样的姑娘，
谁也不会娶她做老婆……

另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他仪表优雅，穿着讲究，有一双演奏家一样纤巧的手指。他在造舰厂工业区里开了一间小铺，上面挂着一块“钟表匠”的招牌，干的却是推销偷盗来的黑货。

“彼什科夫，你可别去沾偷窃这玩意儿的边！”他一边对我说，一边庄重地抚弄他的银白色的胡子，眯缝着一双狡猾而又大胆的眼睛，“我看得出来，你会走别的路，你是一个有心智的人。”

“什么叫有心智的人？”

“那是说，这种人对什么都不嫉妒，只有好奇心……”

这对我来说，并不正确。其实我对许多事情都嫉妒过。巴什金的用特殊的唱诗般的声调说话的能力，能运用出人意料的比喻和语调的方法，我就很嫉妒。

我记得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时，是这样开头的：“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像树洞里的猫头鹰那样，坐在斯维雅日斯克这个贫穷城镇的客店里。那是在秋天，十月份，连绵不断地下着雨，秋风吹拂，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拖着嗓门在唱歌似的，那歌没完没了：噢噢噢呜呜呜呜……”

“忽然，她回来了，那么轻盈、鲜艳，宛若旭日东升的云彩，而眼睛里呢——那灵魂的纯洁是虚假的。‘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声音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却又信以为真！理性上我很清楚，而感情上却总是不相信她在撒慌。”

在讲故事时，他的身体有节奏地摇晃着，微微闭起眼睛，并常用轻轻的手势触摸一下自己的心房。

他的声音低沉、浑浊，而他的话却是明确的，就像是夜莺在唱歌。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个人非常有趣地讲述了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方的故事，非常尖刻地嘲笑了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还神秘地讲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故事。

“这个沙皇当皇帝很能干。”

小说里常常有这么一种“坏人”，这种人在小说结尾时却出乎读者的意料，变成一个宽宏大量的英雄。我觉得，特鲁索夫就好像是这种人。

碰到闷热的夜晚，人们就渡过喀山河，到草地上和灌木林里去，在那里边吃，边喝，边谈自己的事情，多半是谈生活的艰辛啦，人际关系中稀奇古怪的纠葛啦，谈得特别多的还是关于女人的问题。他们谈论女人时带有一种怨恨，一种忧伤，有时也很能感动人，而且总带着某种窥视黑暗的心情，在这种黑暗里充满着令人害怕的意料不到的东西。有两三个夜晚，我和他们一起，躺在星光晦暗的黑天底下，在长满柳树的闷热的洼地里。由于这里靠近伏尔加河，空气潮湿，黑夜中船上的桅灯就像金色的蜘蛛向四面八方爬动，在黑压压的一片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团团火球和火网。这是富有的乌斯郎村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窗户里发出的亮光。轮船的蹼轮拍打着河水，发出沉闷的声音。在一排驳船